陽坡年記

地

廿三

陽坡年記二

丁丑正月初一日趙從事力陳關東糧餉不可不督運清自往○元帥行師向新溪而因日暮兵疲止宿於中路野次有金雲萬名者被擄敵中脫身而來願隨余從軍○帥府軍官梁廷翼尹承業金汝孝宋弘智表俠丁承明六人分屬於余○初二日行師忽於中路從尾局傳報敵騎現形一軍驚擾僅得鎮定元帥陳于山坡以觀其變一邊馳遣軍官詰問尾局還違不言盡

其宗状則偵探賊兵五六騎在於遠峯我軍見而
報知之際賊已遁去矣遂抵新溪止宿是日府僧
来自南漢傳諭催進之意○初三日在新溪放料向
晩行軍止宿於牛峯地小村○初四日到兎山則縣監
洪錫武為接應元帥之行自瑞興山城来待矣元
帥入接於衙軒三白堂余與六裨入接於客館大门
外私舍是夜中和金述祥原金壽仁来語夜分而
罷○初五日朝余在下處梳洗喫飯軍中已二吹
矣余整行李進帥府所駐處則李浣金述李言惕

李象元等若干諸將環坐元帥見余而言曰今向
朔寧而自朔寧發向之路不可不預為密議俺與
諸將略已議之欲聞從事之意余曰未知使道與諸將
議定之如何而下官愚意由麻田之路急向南
漢近地直據檢丹山或得達京城步軍
據險於南山馬軍或藏於景福宮城中守京江之
倉庫取閭閻之儲穀則可無軍食之絕之患
而敵之圍南漢者亦必顧忌使道之
意何如元帥未及答而李浣乃曰諸公皆以吾計為非

從事官所見與吾相符頗使道更思之元帥曰中軍
與從事所言如此諸將以為何如皆曰若從此計未
達京城先遇賊兵恐非萬全兵房軍官邊以震
進稟三吹李浣曰小的所領乃是前部請先退去
行軍元帥曰可使軍官先為行軍令云則姑留可
也仍與之談話俯見前部解陣而行忽有人急告
曰西洞口載寧結陣處敵兵已接戰云語未了敵
兵先鋒約四五十騎直搗元帥所在三白堂大門之
前金甲耀日馬疾如飛賊之繼至者似不滿二千屯

結于平野不爲齊進百十爲羣迭相出入而戰元帥蒼黃騎馬躍出東山小門馳上北岸余亦騎馬欲出而門窄人衆塡塞難出余與石奴及梁裡蹤去塞門之人鞭馬而出敵騎已在余之馬前追射元帥敵之継至者未及於余僅一匹長許乱矢如雨余即還入閉其門

待墻內有火

手僅十七八名其他軍官以下執弓矢者及跟隨下人并都不過一百數十名而地勢外低而内高我得俯臨彼是仰攻排立砲射有如守城節次軍情終定元帥兵房軍官三人皆在余左右 — 其他軍官南應敏李球鄭宗慶鄭碩俊李孝性申榕韓宜哲宋永瀗金汝孝宋弘智朴俊英表俊金南鳳李震龜梁廷翼皆在焉帥府參謀官玄述先亦効力焉 — 梁廷翼拔劍斬退立者賊兵仍從西隅短墻入火手相繼放砲賊多中丸而死御營軍

固城金石羽者效四九連中三賊墜馬如是相戰
自朝至夕御營諸軍散亂無統或百餘名或五六十
名各自爲戰砲殺敵兵甚多把摠慶州崔泰男者
領前部已發而見賊來犯後陣率其部下四來力
戰江陰縣監邊士紀入依閭家與其官下若干人
殊死戰有斬敵功李言暢戰功亦亞於邊士紀余
不知元帥死生去處令李孝性韓宜哲等往尋儀
而來報曰使道方在北山峯上不知從事官之死生
及見小的始聞從事官 得全不勝喜躍使道言

賊勢稍退須速上來勿守狹窄之地余待日之向夕賊
兵退也 ─ 仅拾元帥行李雜物及尚方劒 敎
諭書手旗等物登山拜元帥則執手流涕曰吾以
從事爲死矣中軍李浣祥原倅金壽仁皆中矢黃海
兵使李碩達盡失其軍兵以單身來在元帥之傍
此外將官軍兵或中矢卽死或流血痛苦之聲滿
於左右前後令人喪心賴諸裨督戰入墻內者一無死傷
─ 黃海道守令李崇元洪稙朴弘祐等收其餘卒
屯聚於象山最高峯終不敢救助 ─ 唯鳳山郡守

曹後益當接｜戰之時示以相援之形是日有黄
大牛自來于山頂結陣之處元帥將祭山神令余
略搆告辭余即書呈曰倉卒移陣次于山上獲此
大武宗爲靈䭾趨而祭之一軍同饗神其佑護有
利依往余終日不知飢及上山頂之後兜山縣監洪
錫武右手持水澆飯左手持乾鹹魚數片而進曰
須即療飢云云是夜明火戒嚴○初六日｜諸將
告元帥曰賊待天明必來焚倉庫若失粮餉則
我軍何以得濟宜分遣砲手伏兵以待元帥曰軍

兵飢凍度夜朝食後乃可分遣俄而賊騎五十餘
直到倉庫果為焚燒柳廷益金述邊士紀等抄率
精砲伏於歸路殺賊居半是日賊欲衝攻我陣而
山峻路險難於用馬我亦有備不敢来犯而彌滿
山下我不得動且縱火公廨及閭家殆盡我軍陣於
雪峯水芻粮餼俱乏可為不得已有乘夜移陣之
計夜半風雪中下山行師指向鐵原而人皆疑賊
躡後危懼難喩○初七日天明到路傍一村舍此是
鐵原邑東十里許也元帥曰吾未詳此間地勢當

聞從事官外家在鐵原云從事知道路乎余答以略知之元帥曰軍士達夜跋涉馬亦飢蹶吾且少憩于此從事官先往鐵原待令炊一斛之米且備馬料以待吾行而從事則仍前往擇得可陣處留待云云余將先行而所率軍官皆飢倒不起余令諸裨秣馬馳來余獨上馬使石奴騎馬隨後中和金述兜山洪錫武告元帥曰小的等所騎馬雖疲尚能走願隨從事官行元帥許之中和兜山各有一奴騎馬而從未及邑內數里路逢騎馬之人乃府使

柳軼也見余初不識也熟視之曰鄭舍人耶聞元
帥之行到境內馳往云云 余與金述洪錫武到邑
內招致鄉所公兄以元帥分付之意申飭喫飯秣
馬將向前路忽逢朔寧郡守柳篔來會相泣談話
之間聞邑內喧呼曰賊兵至矣余與金述洪錫武登
山望見知其為虛驚初與元帥約會于京在所外
家亭舍余與金洪兩員向京在所之路逢着三
陣軍兵是平安監司別將金運海韓恒吉張𪆧所
領也余乃到京在所亭舍只有守家奴數人到此

始聞一家向彼阜的報是夜元帥緣士卒不能步
未及東在所五里而止宿是內洞任家村也○初八
日與元帥一行宿金化邑內縣監李徽作遺之以
蜜果及和蜜薑末○初九日離金化止宿于山楊
館○初十日狼川中火柔暮行軍止宿於鄉校洞○
十一日夜半得達春川翌日仍留犒軍夕刃發行到
南面十餘里村家元帥所寓家主人之妻厭其擾
害數惡言元帥怒而斬之○十四日夜得達楊根
地徽園與元帥沈晃遠咸鏡監司閔聖徽南兵使

徐佑申合陣鎮夜露處山坡
趙從事亦自嶺東來會夜半月下有人問鄭舍
人在何處詰其人乃永興防衛使魏廷喆軍官也
以燒酒二升盞果數十葉來遺（ 金元帥
自率其所領分陣于相去數里之外留繳圍六七
日之間管下諸將勦捕零賊｜金元帥常使南斗
柄為斥候將一日代以他人余問其故則曰斗柄之父
南兵使今其夢見而語曰懇乞今日勿送吾兒云
於心不安茲以他人代之其人果為賊所害斗柄聞

而深泣曰今日是吾父戰亡之日也○十九日因宣傳
官任夢徵來自南漢偶然傳說始聞 王考訃音
而猶不知其爲某日也軍中不能擧哀只號泣而已
是夜大雪○二十日余伏於幕中金元帥來勸粥飲
曰欲令從事出往召驟御營軍散亡者仍許尋問
老親所在而賊兵四塞茲未能出送云余答曰國
事至此私悶寧顧下官死不敢言歸使道若欲除
使出送則單騎作行豈必爲賊所知元帥更探
前路聲息而去留可也是日沈元帥從事官許正

郎鐸以運餉鼓向饒州原州等地○二十一日行師
向龍津行至五里許前路哨探者來報此去五里許
賊兵多至方與我人斥候者相戰去、元帥即於路左
下馬而坐抄鼓火手前進救援姑停行軍元帥次
子。自仁川島中爲尋其父間路來赴自言卸舟於
牙山由忠淸道轉到洪川得其歸指路人而來去、
元帥謂余曰今聞家兒之言道路可通從事官須
與洪川指路人即爲出去行過郡邑召集御營軍
隨現入送于陣中從事官亦得聞達闕消息之後

還為入來去余即往辭元帥以下諸將軍校莫不垂
淚以送余所率六裨仍為率去余使洪川人在馬
前指路問其役姓名乃校生朴應健也時姊夫尹正
郎絳氏為從元帥從事官亦在軍中使人追止余
行曰許從事釋到砥平遇害之報繼到須更探察
徐為登道云而業已起馬不得還寢行到數里有
人騎馬自北山而來大呼曰我是南兵使體探軍也
賊之大兵已迫矣余乃傍出東路到路傍崔士虎家
秣馬即洪川地也夜深後到村舍止宿亦洪川地也

○二十二日將直入洪川邑內未及十里忽然思之不宜輕入官家攙少憩村店更問邑內無事往覓粮饌俄見人民之奔竄者顛倒道路問其由皆言賊兵方焚掠邑內余與諸稗登高望之烟焰漲天余一行避入山谷欲暗過縣東之路而向橫城夜深後令朴應健指路將渡三丁浦賊之伏兵沿江一帶無處無之僅得潛行之際石奴及粮饌所載馬與軍官表僕金汝孝宋弘智等並與余相失不知去處余行二十餘里黑夜中逢着縣監李大淑則言官家

咒具下人皆在川谷願到其處備其行資以呈云
余與縣監同往日已曉矣川谷之人聞邑內被兵已盡
奔散村落一空官人亦無形影縣監親往人家呼於
門曰此家有主人乎無應之者則又往他家如是者
終朝矣○二十三日夕到橫城地止宿避亂士夫多會矣
是夕逢着橫城火手丁倫孫仍為帶率是夜義兵
大將李顯英為賊所追慌忙過去一村震擾○二十
四日到丁倫孫家喫朝飯即橫城地也夕抵一驛村宿
云是江陵地黃巵山得中氏率家屬避亂于此其夕

飯來饋○二十五日到平昌則郡守李頤望見軍官等
錯認―爲敵人蒼黃失措
承旨李德洙自平安道試所來在此郡已累日云是
夕石奴及落後三婢追尋而至○二十六日秣馬于酒泉
縣夕抵堤川宿縣監洪處厚自稱貧盡使柳汝恪
來見鄭別坐繼蕃父子來見相矣○二十七日秣馬於
清風邑內郡守韓必厚來見管餉使李絃留在此
郡聞余之來即來見吊矣夕抵忠州村舍經夜○

二十八日始得達於忠州牧使中叔所住之處隨中
叔入山中拜始氏相失到此的知 王考棄子孫
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也○二十九日始爲成服還宿村舍
○三十日午憩延豊地栗馬主人年老者頑悍不恭
令軍官杖臀七八度奚乞永生夕時將抵槐山邑
内聞賊兵留在延往一村空家經夜時忠淸道郡
邑亡已被兵路梗○二月初一日到延豊栗馬縣監
李玧來見言賊兵昨纔過去午踰其兀嶺到聞
慶則監司沈演灣桑從事官趙錫胤及道内名

官權濤姜大遂成以性金宗一皆在馬相繼來見於
下處中軍文希聖安東申竣義城李厚培安陰沈
長世聞慶假守李景節昌原假守曺挺生亦來見
高靈縣監李起先相逢涕泣叙其幾死於雙嶺○
初二日秣馬於驛村止宿於咸昌與縣監權謙接談○
初三日到尚州與金牧使尚寯及姑夫閔情道相會
痛哭○初四日抵金山主守即余仲舅也同宿于衙
舍翌日因雨雪留○初六日宿知禮與縣監徐彌華
相接○初七日宿居昌縣監李斗黯因公出去云○

初八日宿咸陽姑氏李連山室内方留邑内相會痛
哭特縣監權審中也
○初九日宿雲峯縣監
鄭昌詩即來見吊哭○初十日到南原府使睦性
善出待余初謂一家或避亂于南原農所到此招
問伊彥奴戒右則渠亦未聞消息云○十一日涉大
川暮投淳昌邑内縣監崔蘊出待乃是初面而言
論頗快似非庸人時三南敗潰軍兵府再發之舉
而湖南人心甚惡體府從事官金光燁到泰仁投

本土人驅逐余到淳昌將招集御營軍入夜方睡

忽聞一陣驚擾心竊怪訝而未及問軍官輩到窓

外急報曰有一陣軍兵屯聚於邑後鄉校洞明火放

砲可以速出馳行盖御營軍

恐其督裝示以啓將作變之狀寔非欲害官

員之意也 俄而縣監

馳來相話天色漸曙亂兵[illegible]散縣監辭退之後喚

朝叙將上馬縣監又來請余入房中袖出厥經在

南原所寄之書大槩 大駕出城知處 王世子大君
將為北行之報也與興縣監相對滂泣○十二日到潭陽
府使李井男即堂弟知和婦翁也來見相哭府衙
奴正月初自雙阜回來傳言余一家將以 王考喪
柩權厝於初五六日之間欲入大阜島已得船隻渠
宗目見的知云云余聞金晦卿方在長城書通南漢
之事其答書有大不信之意及至夜深之後始以
自家進聞詳悉之言書報且傳金政丞仙源在江
華捨生之事○十三日踰陰嶺宿井邑地縣監李尚

僉出待○十四日到泰仁喫朝飯到金溝縣馬縣令權晛支待 且送畬果及行粮曰恩津以上被兵空虛必不能支供不可無預備云抵參禮驛經夜○十五日曉行到礪山下人避遷不見私自炊飯而喫午到恩津中火而行郡守趙昌遠縣監金友淹皆不在官夕抵尼山宿縣監朴徽來見泰仁縣監沈之漢亦因公來會○十六日到公州地小浦朝飯午抵敬亭因雨止宿○十七日到路傍空家喫朝飯午過天安郡守朴炳出道左吊奠覓給行粮縣馬於稷山地夕抵新草

橋邊村家宿○十八日曉頭諸軍官則盡為直送于
京中只率梁廷翼丁綸孫金雲及石奴天明到水
原地宗浥里炊朝飯喫之時尚未聞一家安否漸近
家鄉心不自定行到項串橋邊有人過去問之則
自大阜島出來云又問余一家云避亂于大阜島那
其人曰皆得平安自大阜乘船還向雙阜光於昨今
間卸下於者今島云余聞此言心神稍定午後到
雙阜大角里則村落灰燼唯有尾家得存女奴加外
春德等出迎指示王考權厝之處余具制服哭拜

馳往者介島一家果皆得全相逢痛哭
致和陪　叔父已自南漢還矣致和亦自南漢由京城
下來云而方重患胷腹痛翌日少差○留數日念
後陪　嚴親向果川山所仁德院路上逢着林載叔
則以全羅道賑恤御史辭朝出來云且言　大駕下城
後復以余爲執義載叔方在持平李士深在掌令
時以兩司方論元帥之罪其從事官不可爲臺諫之
意論遞云余入城尋問於吏曹則方爲掌樂正云
詣　闕謝　恩後受月料○　廟堂以余薦擬全羅監

司宗堂○三月之初以親病呈狀于掌樂提調受由
展拜于果川山所乃寒食日也｜仍往雙阜還爲入京時
先師已發向配所而同之論停止矣余拜執義謝恩
即以先師有罪臣難獨免之意三避得遞移拜副應
教○四月與舍弟致和聯名上疏請覲病親受由出
去○二十二日奉｜王考喪柩發引水原府使具仁垕
來見夕到富谷村廣州府尹許徽｜備祭來來待望
午到山所卜日改棺○閏四月十一日襄奉禮完余受
由出來之後爲司諫爲執義再有 召命皆不得赴

朝廷將差出輔德送于瀋陽吏書以他人備望以
入府 命極擇改擬吏書以余首擬受 點余不得
隨遂覲還雙阜自果川入京謝 懇請歸救父病
理裝而行疏入即許給由往雙阜留半月○五月
初六日上京翌日肅拜第三日進詣備局稟于大臣曰
小官之行府離甚端獨往願聽分付大臣招府司堂
上構 啓草曰鄭太和瀋陽入送之事初不出於本
司故敢行日子遲速本司不為 啓稟矣郎者鄭太
和來到本司自言曾以親病受由往在水原地今

者親病稍歇將爲發程顧問本司指揮云臣等之
意鄭太和與李命雄相詧緣由清國特未知之今
若徑然登程則必有中路見阻之患東宮問安使
每朔入送之意曾令謝恩使追奪而來此事似無不
許之理與此行同時入去似爲便當姑待謝恩使回
還詳知瀋陽事情然後發行日子更爲稟定而送
之何如答曰依啓余留京家以待○六月十四日有
特敎于政廳曰輔德鄭太和頗有才局云本職改差
相當之任待闕除授

余 遞付軍
職權濤代余爲輔德未數日有政余爲舍人○二
十八日癸甲戌生晛子○二十九日不意聞 特命以余
爲忠清道觀察使仍 敎即日爲政下 批先是咸鏡
忠清兩道監司有窠咸鏡則 廟堂議薦李浿首擬
受 點凡三任也忠清則吏書備望

以睦長欽擬差矣李浿以緣被臺諫劾遞乃判啟
不肯赴任再疏辭免而語侵臺諫是日 引見大臣 命

罷李㴐之職以睦長欽移授咸鏡以余爲忠淸道○
七月初三日上疏辭免　答曰省疏具悉卿之才既宲
合此任宜勿控辭速往欽哉翌日謝　恩○十一日辭朝
三南巡撫使任統別將安偉慶州府尹李必榮同日
拜辭李必榮嘉義任統安偉嘉善余是通政肩引
見之　命承旨　啓稟坐次　上命慶州府尹巡撫使
忠淸監司皆坐西壁而以從資級別將安偉坐於西壁
之後行臣等依此入侍　上命以次進前慶尹先趍出
奏事而退其次巡撫使進于榻前陳達舟師之事船

校厚薄宜問安偉 上曰安偉亦進來兩人畢陳而退
臣於最後進于榻前以有罪無功才劣任重措辭
懇陳 上曰予聞卿兜山之事心甚嘉之故擢授方
面之寄卿其勗哉仍 下問
諸將中可用者有誰
又細問一路行師節次
天語從容
辰時入侍午初乃退
備局方會坐于賓廳就辭大臣直出城外

暮渡銅雀津諸山所宿○十二

日辭拜 墓上乘朝藪行中火于沙斤乃峴前靈

岩郡守李箕男邂逅旅店挽轎邊往歸路云歷見

水原府使具仁堡 夕抵地洞姑氏崔龍仁

宅宿○十三日食後得達于雙阜拜庭闈

是日初昏拚闈 外王母在歙谷衙中

七月初七日棄手孫○十四日十五日仍留○十六

日成服午後辭拜 庭闈離雙阜夕抵水原社倉

宿○十七日中火於振威乡抵安城下處於鏡雲亭

郡守李

敬仁也　壁上有　曾王考手筆懸板

京畿監司特巡到本郡贈主守徐崦者也有原韻

殘春盡池亭勝集開之句○十八日到竹山宿府使

具仁基也　○十九日到長楊驛

前監司鄭世視已來待矣傳受符印與之對飯以送

○二十日到鎮川行到界公事都事權埁與鎮川縣

監宋應祚栗峯祭訪金君錫迎　命行禮如儀○

歷淸州燕歧到公州與牧使洪茂績相接此是初面也昔余未釋褐也洪公不曾知余姓名而一日夢余在鄕相之位覺而訪問於士夫間知余方做擧子業使其弟洪茂業傳說夢中事於余矣至是相會各有見晩之歎○順天府使朴遾赴任之路歷見而行賑恤御史林墰自南向京刑曹參判金南重自京向南同會於余所聯枕夜話○公州牧使洪茂績因兵曹公事罷職余往見于其下處趙日章亦自南而來半日同話○八月出巡右道列

邑○兵馬節度使高弘建到任於經亂之初善論
被兵之處蕞遺營差追徵正月朔價布且以軍政
變更三件事不報巡察使經案備邊司其由—啓
聞請罷則倫司初請從重推考繼請爲先遞差申
景柳爲兵使○倫陳清州牧使李景嚴—
濫刑之罪罷黜李公是—嚴親同年執友論
以私情則固所當救而終不能以私掩公—
至於—啓罷有傷己德良可歎也○到水營永
保亭閑金同知斗南來寓近地邀致—○沈參

議源之作散来寓结城地羅条議夢賚居表在端
山地並往見○到洪州留八日牧使李景義也○

○巡豐縣自官門北向二三里許民田
如土字基二丈許墜陷九月初六日也○前水使
奇宗獻貪縱罪狀枚舉馳 啓則備邊司覆 啓
閫内近来各營各官留儲之板蕩外方民生之困

若非但國家多事亦由於貪贓之人往往廁跡其
間前官節用儲蓄而後官隨手用盡官儲旣乏則不
得不巧作名目以充之民怨之所以日滋而未聞
有擧劾其罪者內外之官互相掩護紀綱何從而
立乎以鄭太和狀 啓觀之今道前水使姜晉昕段
有舟師調發之擧而庫中餘米尚有三百八十餘
石後水使奇宗獻段其特別無所爲之事而在任
四五朔內二百五十餘石用之已盡其貪縱濫用之
狀明白無疑令禁府拿鞫定罪爲白齊狀 啓又曰

似隻去處亦多可驗去此則監司已知其去處而可
驗者亦非一二也所用米布之數極其過濫云則濫
用者非獨米穀而已而監司狀 啓只舉米穀一款
者似乎猶有所憚而不敢言也身任風憲之人其
言不當若是糢糊鄭太和推考使之更為明白 啓
聞何如九月十九日右副承旨金堉次知 啓依允因
此又為狀 啓曰臣當初取見奇宗獻遞去時重記與
姜晉昕遞去時重記相准為白乎矣常用米二百
五十石零正木三同十四疋是置處為白有去乙臣狀

啓中先以所用米布之數拈其過濫摠爲指辭爲
白遣其所濫用之米比之布物厥數尤多乙仍于
據其重者以爲結語爲白有去等豈有敢於言米
而不敢於言布之理乎至於船隻陵或錄以和賣
元無所捧之價或漏諸重記用爲私與之資一道
之內傳播其去處爲白乎矣不敢只以風聞遽爲指
名 啓聞更加詳察必是可據文書然後得實追啓
計料前乙行文于特任水使李英達使之查覈牒
報而經過累日寂無回報事甚未便臣伏見備局

四啓公事不勝瞿然之至更良論責催促爲白有如
平水使李英達今始牒呈內前矣到付使封關內
前水使奇宗獻常用米二百五十餘石無置處辭
緣已爲狀啓爲有在果道行巡到本營聞之則船
隻陞置亦有去處可驗之事是去乙不可置之、意
面言于水使爲有如乎水營船大小并從前元數
戰隻是於今番避亂人偷造船隻爲公者戰隻內前水
使私用戰隻爲有去乙新水使到任後推還於其處
戰隻是喩形止了牒報以爲 啓聞之地爲乎矣萬

一有失實之事而現發於 朝廷查問之日則水使難
免欺罔 朝廷之體一一從實明白牒報向事關是乎
等用良奇水使將船隻去處方爲查覈未及回報
之際使關又到極爲惶恐爲在果前水使重記付本
營戰船二隻龜船一隻防俾船一隻兵船二隻伺候
船七隻赴京船一隻仍朴船一隻看水小小船一隻洪州
居權諱避說將偷造周公船一隻本板五把是在果
姜晉昕重記付小小兵船一隻乙奇水使將京江居奴
三伊處許給爲有去乙水使到任卽將還推爲有蹤

退戰船一隻陵奇水使新造戰船時工匠價役次以和
賣於羅參議奴世達處是如爲良置姜晉昕赴江都
時所乘船是如爲乎等以中允處查覈時還推營
下田沿爲有齊重記外瑞山居奴恩福偷造屬公船
一隻本板四把陵營底居漢人李成龍處許給爲有去
乙水使到任即時並只還推緣由牒報爲臥乎所牒呈
是白乎等以爲先放黜 啓聞爲白在果臣初見奇宗
獻恣意貪濫之跡不敢掩置狀 啓請罷以爲後來
之戒而言欠詳盡未免爲糢糊之歸是非臣奉職

是狀措語未瑩之致惶恐待罪 上諭以勿待罪仍命羅萬甲拿鞫定罪終至於定配余初是陷羅之意而羅參議奴世建之言既出於水使歎狀校擧狀 啓不得刑去而羅夢賚怨余太甚余於其後相逢問之曰使兄爲堂司而當此事則別有善處之道耶夢賚良久思之曰雖然直夫若爲其時監司必不使我至此直夫即李相敬輿之字也余傳此言於李相則大笑曰我雖親切豈能掩得不可掩之地乎○平澤鄉

吏朴孝生被擄逃還不現於本縣偽錄其名於書
吏底從之列得參武科其由 啓聞削科定罪○
堂弟知和登狀元及第為成均典籍往見其婦翁
於潭陽任所往返之路與之相會○十二月二十八日
是 王考小祥出私下處曉行望哭○除夕林川郡
守韓會一來見
戊寅正月金參判南重父母自全州捲還京中路
由公州接待以送○巡到沃川往拜前正鄭雲於私
第此是 王考進士同年己卯榜司馬唯此一人在世

年迫九十也○亂後新有事目鎮管中軍自本道
分淪各衙門所屬之人狀 啓差下使之久任責效
啟公州居前牧使孫洸 啓差公州中軍而此是延
陽君李時白心腹軍官渠亦厭苦中軍之任延陽
私囑牧使李敏樹使之遞改牧使欲曲循其請余
以事目中朔決不可遞之意面諭則唯唯而退乘
余出巡空營之日擅自遞改先許上京之後始爲
報知即具由 啓罷○兵使申景禋病遞其代柳廷
益來赴○海美流寓士人輩傳聞閭巷訛言皇朝降

勑日本徵兵云云互相傳說聞者或以皇勑之意如此知此作爲文字及於書札中見者以爲皇勑謄本至徹於廟堂叅判李啓榮家在禮山得聞而傳之公卿海美士人崔文濬言于左議政崔鳴吉也偹邊司乃謂此出於思亂兇逆之人陳於 榻前令本道査出言根流言何能尋其根乎余到兵營覈得實狀則不知此言初出何處而朴潾鄭良纘郭天晉崔文濬則耳聞而口傳而已禹汝承形諸文字以報於其族人具由 啓聞則 朝廷歸罪禹汝承至於

定配原其情則容有可恕矣○左右道列邑歲前
幾盡巡歷堤川永春丹陽清風等邑則五月始畢
巡○鄭別坐繼蕃奉先祖文翼公神主流寓堤川邑
內余巡到本縣即往展謁○尹善道定配盈德經過
忠州覓給行資就見其下處而送之○六月十九日
在天安以親病辭職曰臣父某年近七十身在草
土況綿疾病氣息如縷又自今春重患怔忡驚悸
之症入夏以來日益有加解職歸見是臣願是白乎矣
當此艱虞之日猥蒙 拔擢之 恩叨居重任尸素

有罪而旋以私情切迫仰瀆天聽有所不敢冒黙度
日以至于今臣之公期只隔旬日爲白有如乎即得
家信臣父病勢甚劇粥飲頓絶委頓如縷不能省
事今已累日而時或有言唯臣是念是如爲白去
等臣之方寸到此已亂罔知所裁臣今情勢若不至
於萬分悶急則臣何敢未耐數月之過以待交代之
出而若是其徑溷 宸嚴自速罪戾哉臣矣職名亟許
鐫罷俾即馳見敎是白在如中庶無死生之恨而頓首
結草矣宗陪之臣身繫官地界有限相去數息之

程式由及特往省膽望焦煎伏俟 回下云云 啓下吏
曹吏曹回 啓以 上裁爲 啓 特命遞任當否尙
于大臣左議政崔鳴吉右議政申景禛對以云云國事言
之則善治方伯雖輕遞以疏內所陳言之則父子
情理亦涉切迫且瓜限未滿一朔許令歸見病父亦是
孝理之政 上命依議施行全州府尹吳端移拜忠
清監司李大司憲敬輿即爲論遞改以禮曹參議金
堉爲忠清監司○余爲同副承旨交代後上來事
有旨○七月二十一日新監司金堉爲見其妹取路竹

山忠州之境余自鎭川馳到傳與符印以趨赤上去
先送密符乞遞承旨之意封疏付諸軍官梁廷選
上送而余則由安城来時之路還到雙阜路上聞十九
日政吏曹參議差出時啓請承旨並擬以余擬於
末望受點○八月初六日謝恩是日備邊司啓
請副提調差下俾參府司堂上之任陳疏辭之答
曰省疏具悉廟堂之薦意非偶然勿辭察任再疏
辭之終不得請○清國府徵兵之舉朝廷以李時
英爲上將稱以總督使以平安兵使柳琳爲副將軍

兵則調用兩西精抄軍林慶業亦自西路論所起
發爲助防將入送矣以未及於定限之日到中路見
却○九月望間瀋陽世子陪從宰臣狀 啓夜半入來
翌曉府大臣備局堂上 命招引見之 敎淸國將查
我國軍兵後期之罪出送查官云云余亦隨諸堂上
之後入侍 上謂左議政崔鳴吉曰查官來查之後
被執入往則尤爲難處卿宜急赴瀋陽以示待罪
之意左相曰當依 命 上謂大臣曰今與查官接伴
之任所關極重卿等須議定其可合之人大臣對曰

職秩相當者判尹尹暄是也吏曹參議鄭太和最為
可合而資級不高唯在自 上擇於斯二人 上良久
思之曰當視其人才資級高下不須拘也以鄭太和差
送吏曹即以大臣之意 啓稟右參贊借衘大臣陳啓
亂後章服未備數日之內難以猝辦請令該曹備
給貂帽黑團領等物辭 朝之日 上引見賜臘藥
胡椒行到平山聞查官特差急來之報以留待僻邑
之意狀 啓入徙安岳狀 啓乞遞本職及兼任備邊
司承文院副提調 上不許留安岳府日狀 啓查官

尚無的報請還朝 朝廷許之乘舟由青龍浦到黃

州仍為上京後 命○呈告有還出給之 命不

敢更瀆强勉行公○十一月又呈辭單三度有加給

由之 命 不得

不出仕○癸文姓庶祖母九月二十四日是亡日也○

十二月都目政後即陳疏歸覲留遲阜行 王考大

祥祭侍側過歲除夕聞吏判南以恭三告遞職奈判

金槃亦因其孽茅徽亭辭遞本職將差出新判

書而緣余在外不得開政政院 啓請 召還 特命

姑徐蓋 俯軫臣歸覲幾四五日也

己卯正月初一日離發皐翌日午前詣 闕肅拜仍往

議政第勘定吏曹判書薦望初三日開政行大司諫

李景奭陞秩爲吏判○呈三告遞吏議爲禮曹參議

副望受 點也○二月堂弟知和爲侍講院司書赴瀋

陽送行于弘濟院聞 擢同副承旨由彰義門直詣闕

下謝恩入直○以無職兼仕辭遞備局○在政院特啓

陳羅州李弘俊李刑書回 啓循私之失

上 下教曰洪得一上疏亦已可驗矣所謂李弘俊即

洪得一爲羅州牧使特量田監官也洪得一陳疏伸救

故有是 教 ○四月初在政院患瘇

疾上疏出來仍呈辭解職望後爲兵曹參知謝 恩入

直三日復患瘇疾呈辭解職自四月至七月之晦毒瘇不

止氣息垂盡其間爲工曹參議末望受點爲水原府使副望受點

爲右副承旨皆未謝 恩○九月初爲禮曹參議副望受

點也謝 恩之日備局覆 啓差有司堂上望間有勑使

先聲 廟堂以余 啓差遠接使余以職秩不稱才智不

逮爲辭陳疏乞免 上優答而不許不獲已將於二

十四日辭朝西下自辭弘文館修撰許積爲從事官二
十一日夜半西報急至淸帝崩　上有病患急遣滿月
介省審　上病已到義州云　廟堂請以承旨具鳳瑞差
送接伴使　上特命鄭太和爲先發送余於饒頭關府
此　敎即爲辭朝譯官張禮忠李化龍隨之　廟堂
分付吏曹請差他遠接使以待勅使　上特命鄭太和
爲遠接使二十四日逢着滿月介於瑞興二十六日入京
留三日還爲伴送離京五日抵義州吾事送別　廟堂
啓稟定奪令余仍留灣上以待勅行〇十月十七日從

事官許積學領遠接一行負役及禮單雜物進到義
州○平安監司閔聖徽都事嚴鼎耇亦來會○二
十日始開十五日之夜 聖候未寧頗急擧朝驚遑旋
即平復○回還冬至使權大任鄭之羽書狀官李元鎮
來會○十一月旬後勅使馬夫大于多乙豪起古老等
瀋來依丁丑後規例出迎于鴨綠江上清國通事鄭
命守我國殷山人己未隨姜弘立陷虜爲其所使而
兇狡多謀丙子之變有功於清國大見信寵今以通官
出來所謂勅使充位而已諸官及監兵使唯恐見忤

於命守言出其口不敢違拒○勅使入京留十餘日而

歸余以伴送使隨往 ○十二月

二十二日送勅使于鴨綠江上○余與從事官及諸員

役回到定州留一日到肅川留一日過除夜府使張臑

也○

庚辰正月初一日宿順安初二日早到平壤堂弟司

書因公來自瀋陽病留清虛館余往見少憩即向

中和縣監司及平壤庶尹曹挺立勸留而不得有一

老妓歎曰遠接使一行不宿平壤前古所未聞此亦
亂後傷心處也○初八日入京後 命望日赴備局之
坐略陳西路事於大臣過數日後呈三告遞禮書未
及付軍職十九日有政忽聞有 特旨前參議鄭大和
右尹除授 叔父以知中在政廳書示
○過數日後上疏陳情辭免 上答之曰省
疏具悉卿懇卿才實合擢用宜勿控辭安心行公
○持平書漢英論 啓大槩雖有才能之稱別無功
績之著不當驟陞 上答之曰此人明敏有才如是擢

用未爲不可矣憲府再啓而止○余又陳疏 上答之曰省疏具悉卿懇須日甚論出於尋常意見故不爲允從卿其勿辭安心察職○閏正月上疏乞遞職名歸見父母 聖批諭以勿辭往來○往寧海聞 世子將東還不得久留即爲還朝○淸將梧木道隨護 世子而來 朝廷待之如勅使三月 世子還向瀋陽余以淸將餞慰使往開城府○四月初六日拜送鶴駕於松都仍與舍弟輔德作別而還○望後呈告乞遞右尹再度受由之後移拜大司諫副望受 點

也何爲呈告○廟堂將差出平安監司以余及金世濂任繞備望以入二十七日有政余乃受 點翌日即謝 恩陳疏請覲 親後赴任 上荅以卿其從速往來勿爲遲延因備局 啓辭有給馬之 命二十九日登道五月初五日午前得達寧海軍官金興祖隨往留寧海四日初十日還爲起馬到安東地祗受催還有 指因夜馳來歷見忠州金判書特讓由陰竹利川入京復 命是十五日也歸家始聞全女所生乙亥生男児十二日墜陷井中而死惨慟

○二十日辭朝 上以便服賜對於養和堂 臣穩
承聖教拜受弓矢臘藥胡椒丹木等物而出就
備局會坐之處告辭於大臣直出城外止宿於慕
華館公廨 望饒閣夫人去
夜予特觧産女兒生○二十一日宿坡州

○到鳳山與前監司交代黃海監司
林墰來會而散○到黃州 翌日到
中和府即二十七日也都事嚴鼎耇中和府使金

汝溫大同察訪南宮鑠等依例迎　命行禮○二
十八日到平壤士人數十聯名呈書枚擧富商金長
福之罪而專以附托前監司爲言余以前使歸
鞭纔過駒峴而府民有此指斥之言有關風俗令
本府庶尹書趂立發治主張呈書者○

○六月念後聞

鳳林大君之行來自瀋陽迎候於灣上

到平壤因分付拜送於船上不爲陪往中和大
君師傅徐元履亦自瀋陽隨大君出來○七月旬後

聞允孫之行來自瀋陽馳向淸北欲迎候於灣上
而行至所串相遇仍爲陪到良策以允孫病患留
一日到定州又留一日至中和拜送

賓客吳竣中使羅業衛率
姜文明隨護允孫之行姜卽允孫之舅也○成川
府使洪憲當以允孫支待出站于順安而瓜期已
滿聞交代差出乃牒報曰新舊官交代之際官廳
不足以乾物出送于主站云云余具由狀啓洪憲被

拿推罷職○八月初三日封進春夏褒貶 啓縁前
監司閔聖徽被推奪告身令新監司追封事吏曹
啓下行會○舟師副將李浣由陸路出来過平壤
相見而行○前黄海兵使申景琥前中和府使李
景顔亦從舟師還京○九月念後堂弟知和以暗
行 御史入本道廉訪邊事帰路到平壤同宿
○起居使臣懷恩君德仁副使安應亨書状
官尹得説到平壤

○十月初三日幸領中軍以下將官軍兵打圍於斧山近處獲獐數十口雉七百餘首 ○十七日雞鳴時瀋陽禁軍朴士明責侍講院狀啓過去清將龍骨大梧木道謂沙等將到灣上有查詰之擧云余即出坐大廳支待等事分付各官待天明發行罔晝夜馳向義州都事許積方以災傷踏驗在山郡聞龍骨大等急來亦罔夜追至會於林畔二十日抵義州兵使李顯達已來在矣

○龍將之來出於不意且其所幹極涉叵測

余與兵使李顯達府尹沈之源都事許積
以下差使員等並進中江宴廳以觀其所爲龍將
一行馳到中江入坐宴廳鄭命守以龍將之言招
監司兵使以入賓客李行遠輔德鄭致和則隨龍
將自瀋出來而清人擁從不使與我人相接至是亦
到龍將前始得會面而不許接語令賓客執筆書
狀　啓使監司兵使輔德皆聯名　狀　啓主意只特
任領議政吏書判書都承旨及前日瀋陽陪從宰
臣朴潢閔應協下送事也賓客輔德還置一處清人

守直監兵使則使之退出而龍將言當留中江以待
朝廷回諭云監兵使都事同寓於津夫士字是二
十一日也○龍將一行有傳氏稱號者兩人率通事
韓甫龍及家丁八名奉勅書馳向京城○龍將留
中江三日逢值清帝生日二十五日龍將一行始入龍
灣館行賀禮說令我國諸官亦行賀禮至是賓
客輔德各定下處得以相往來○龍將留義州日
事馳牒驛馬無不病瘦○遠接使尹暉迎慰使李
志完問安假承旨趙景禛二十七日到義州○龍將

以尹輝為不滿發於言語余與賓客聯名
馳啓○十一月初一日龍將以領議政吏曹判書都
承旨不即馳來為懲詰責監兵使

○初二日少領相洪瑞鳳吏判李顯英到義
州清人押直分館於畏民堂清心堂使不得與外
人相通都承旨申得淵落後不得齊到
○初清國令我國辦送林慶業軍中所用之馬輸繼

粮餉都承旨申得渊陳 啓彼雖犬羊然若據理防
塞則必不責之以挾山超海 廟堂因此報以難副之
勢清國大怒將歸罪於 廟堂領相質于潛命一任瀋
中告渊於領相云

○領相吏判到灣之日至夜三更龍將招致
領相吏判遠接使賓客輔德以十二件事詰問○初四
日龍將始許領相以下見官禮以走回漢人向化等刷
還事督責甚急○初五日龍將招會領相以下始發

金判書尚憲不用年號不受官爵之事急速下送
事使之馳 啓國 王○初八日傅氏兩人自京而還也
接伴官黃杲隨到○初九日回還謝恩使懷恩君德
仁副使安應亨書狀官尹得說賚勅而來彼人所
見啓領相以下京官及本道監司兵使守令邊將並迎
勅如儀○新遠接使兵曹判書李景曾到義州前遠
接使尹暉退去 ○鳳林大君行次還向瀋
陽到義州下處于衙東軒
○都承旨申得淵始到義州於初十日之夕○十四日

初昏龍將以下出坐大廳招領相以下諸官詰責曰徵
兵及舟師時先稟入往時異議之人明白指言斯速
捉給云云仍進賀都承旨都承旨乃曰他事非吾
所知而夫馬之事有曲折必須奏聞定奪然後或
馬或銀入送之意 啓達此豈非謹愼云云則龍將大聲
怒叱曰凡事不爲舉行皆是都承旨之所爲云云
而遽起入其房都承旨惶怯失措

書崔鳴吉

金尚憲書漢英咸昌儒生蔡姓人以給鄭命守傳

于龍將而崔鳴吉則前已自首蒙赦金尚憲已在

推捉之中欲只書蔡而人急急捉送事督令領相

以下諸官職名馳 啓○二十一日朴參判漢進到○以
金判書趍不下來日加詰責○左議政申景禛倫遞
司府司堂上李明漢馳到灣上以走回刷還等事面
受龍將中路旋即辭退○十二月十四日麟坪大君
還自瀋陽到義州○龍骨大以前安州判官金通
可逢授見失三人價銀三千兩徵捧於本道爲言
脅迫不已余一終始堅執不許龍將又使領相終亦
責徵於戶曹中使羅業之來 上傳諭于領相曰彼之
所言平安監司獨不驚惧乎甚喜之矣○二十日龍

將以下清人回還而金判書申承旨書持平及蔡生
以恒並為押去賓客輔德隨龍將還入瀋陽○龍
將之留義州也供億酬應之費已不暇言逐日迎督
恐嚇之狀難以筆記領相以龍山縣支待不能數
怒謂余曰令公生於相門當知政府體面余出坐
館舍大門捉入龍山縣令尹汝徵將杖而止○余於
二十二日離義州二十三日到定州則領相吏判亦到定
州矣二十四日到安州丨麟坪大君又到安州丨○二
十六日還平壤○二十八日麟坪大君到平壤仍留○

二十九日領相吏判遠接使並到平壤○三十日吏判
遠接使向京領相留○大君登練光亭聚營下武士
令馳馬氷上觀馬上才乡 乘雪馬往浮碧
樓日沒後還下處○大君招妓樂設酌欲過除夜領
相不欲與大君同在館舍下處于外城私家

辛巳正月初二日大君發行余亦隨往中和拜别兼送
領相之行即日還營○兵使李顯達以去冬褒貶相
議馳來留兩日而歸○十二日以錦州衛軍粮調運

事離營向義州○十七日到寧邊往見諭人李叅
判敏求○十八日到博川往拜金貳師蓋國○回還舟
師上將林慶業到嘉山聞余在博川來見
○十九日到嘉山逢着回還謝恩使中左相望日定
州路上逢副使韓會一下馬道左暫話 ○
二十一日留定州 ○二十
五日到義州留六日調運軍粮發送○二月初三
日自義州回程初七日還營○朴叅判漢枝清人更
為推捉十三日到平壤留一日發行

○大同察訪盧協移拜平壤庶尹○二十三日
都事許積以糧餉督運事向灣上○領兵將柳琳
到平壤 ○貳師金蓋國留德川已久
郡守許道以貳師病勢加重牒報枚擧啓聞
則 上以貳師之規避入瀋爲非 特罷許道之
職○三月之初以領兵將柳琳一行護送事又向義
州到定州則貳師將還入瀋陽先到定州徑拜其
下處翌日先爲發行初九日抵義州翌日與都
事府尹往中江宴廳 餞領兵將柳琳夕還龍

灣館留一日回程十七日還營○獅善李允鎮在瀋陽
閣毋褒出來行過平壤○都事許積來自義州
面講遼東新城運米節目清自為入往新城海州
衛等處貿米繼餉於舉 啓聞則 朝廷嘉之即許
依狀啓入送○四月初一日成川府使姜弘重為餞
都事異域之行 來宴於淨碧樓
○初三日送都事之行于
箕子墓前○初八日登練光亭觀燈○望間成希
奉後益來到留數日

○尹暉以運餉使到平壤翌日發向順安○五月初九日舍弟致和遞輔德爲舍人還自瀋陽到平壤留一日上京○賓客崔惠吉文學南老星行過平壤向瀋陽○所畜女人次眞懷孕後送之其家聞五月初七日子時産女云 ○六月初一日兵使以褒貶同議馳來留一日還去○西海有荒唐船出沒之報瀋陽令我國防備故 朝廷以沈演爲都巡察使且使前兵使林慶業審察沿海○尹暉還爲上京 朝廷以運餉一事專責本道○領兵將柳

廷益將與柳琳交替領率軍兵過平壤入往○理山郡守柳先春以年老不合邊守見罷其代愼坤赴任之路來到營下其老甚於前官具由狀啓使之還爲上去給草料公文以送此非德厚之事良用疚心又聞愼坤老而鰥居幸得郡守之後新卜良家之女率行中路見逸還歸與妾對泣云余不勝瞿然久而不安○七月初二日都事許積爲覲親上去

余於是日以柳廷益軍兵料理後送事蔟向清北初三日到安州留一日清川江大漲僅得

渡涉大定江亦如之行到嘉山地三橋水沒人肩不能得達止宿於軍官成豐烈家翌朝始到嘉山中火夕抵定州與都巡察相會仍留牧使沈澤即沈巡察之八弟也賓客李行遠還自瀋陽亦與之同話一日○二十日都巡察使沈演賓客李行遠復會于平壤還向京城○八月初四日

行釋奠祭于鄉校○十五日兵使李顯達稱有面稟事馳到平壤余相接于中東軒則兵使乃言柳琳林慶業等爲兵使特因 朝廷密令分付有入送西海

之人今乃出來同知所處常寧其中一人敢此來告云招其人問之即僧人獨步也且有所持漢官文書說稱漢船多泊宣川地即枚舉馳 啓左議政申景禛恐或煩擾及於彼再狀 啓出納不由政院綾城府院君具宏密達於 大內備局堂上唯李明漢專管其文書崔完城雖在閑秩年前獨步之行宗其所知故令亦與聞此外公卿皆不得知云申政丞 啓稟定奪以漢船糧米輸給銀參贈遺等事行會於余余以為此事清人終必知之俗所謂天

遠虎近之喻不可不念論理以關則 上以爲監司之言
似出過慮臣不敢仍執己見秘密書送于宣川府使
李惟使之覓給粮饌銀蔘則以管餉所儲出給○
漢船來泊以後奸細潜商之患申嚴禁令不啻再
三而宣川府使私人先自犯禁私買唐貨色目狼籍
人言漸播恐其得罪只以潜商金春白一人報上司
而殺之 ——— ○弘文修撰許積以管餉從事官
專管運粮之事○金堉代許積爲都事○漢船既
受 朝廷回咨文書遲留不去蓋欲費貨物貿而自

我牢拒至十月之初忽有清使急來之報

漢

船間之始皆舉忙回去其間接濟酬應之費隨機處變之。方遵奉 聖美之指授而當事三臣之焦心用慮亦非他人所得以盡知也○清使楊舒阿貴家麟傳以不言所幹急向京城入京始以義州人張後健抵崔孝一處誘書出示抄錄書中名載者十數人令本道捕獲上送並與前義州府尹黃一皓斬殺於南別宮前○初義州人崔孝一得罪於前々府尹林慶業挈妻子乘船亟

去清國制之以爲官家所遣嗔喝不已有張後健者
是孝一族姪逢着乞食漢人則自言將往崔孝一所在
之處後健信其言付以諺書使之傳致其書歷舉族
類之名曰某某俱在且曰吾族之得以保安皆是黃府
尹之恩德族丈他日出來須先致謝於黃令監云云漢人
以其書告于清國使被擄人解諺文者見而飜譯言之
知其書辭乃謂孝一西去必是黃府尹之所教並行殺
戮揚舒阿貴等之回去也帶同刑曹參判朴簹到義州
查出罪人族屬或殺或定配被殺十二名定配十七名

○清使來到我境得聞漢船來往之事不知其詳推問潛商金春白之妻曰汝夫乘何人之船入往交易其妻對以乘宣川人之船而不知其名若見其面則可以知之清使盡聚宣川海村船人令春白之妻指摘其人則乃指徐已里金稱名人曰此正是也清使以酷刑訊問已里金乃我人之與漢船往復事狀誘之以直告則不死不告則當死終日拷掠而已里金閉目不言清人釋之而去漢船之來也粮饌銀蔘之輸給皆用已里金之船而渠恐貽禍 國家忍杖分死無一亂言莫不嘉

歎○十二月從事官許積在義州運粮朝廷擢陞
除授義州府尹兼防禦使運餉使使之除朝辭察任
以六品陞二品戰城罕有也○余以清使迎送方在清
北之日清國急索生梨令平壤庶尹盡協留營軍官
金文海封裹以送誤以破衣舊綿裹送所見不潔
清國推捉當該之官盡協金文海將入瀋陽金是
許府尹之切親也願先往義州理裝許之○金朴申書落五人自瀋還留灣上
壬午正月暗行御史鄭維城入中東軒穩做夜話○
貳師李景奭因清國分付來自瀋陽將與本道監兵使

同會查覈罪人云余於望後入往義州十九日初昏聞金
文海病死於府尹衙中○留義州八九日之間日往淸陰下
處且與李貳師朴叅判會話
○二月還營以身病封䟽乞遞 上不許溫
批以諭三月之初又上辭狀幸蒙 許遞○都事金鏑
因其除喪受由上去仍爲 啓罷沈之漢爲其代○四月
初一日新監司沈演辭 朝云余於初五日離平壤
夕到中和逢
着吏判賀子李獻納一相 ○初六日踰駒峴

到黃州與新監司相會傳授符印○西路形勢事機物力俱有十分可慮余以不才猥叨重任　支過三年有本營狀　啓謄錄六卷管餉狀　啓謄錄一卷京衙門　啓公事謄錄二卷

○十一日入京肅拜在路中閣授同知中樞也過三日即呈覲親呈辭勉徃庭闈留二十日○五月初還京拜戶曹參判副望受　點也出謝望日移拜慶尙監司○二十三日申時女兒生○六月旬間辭　朝時　上方在受鍼調攝之中而　特命引見賜物

仍 勅諭曰目今南邊之事最重不得不使卿又出豈
無獨賢之歎予不能忘也臣拜受 聖教而出進往雙
阜庭闕留一日之間閔堂弟以和訃音成服後登道到
迎豐地安保驛與前監司具鳳瑞相會授受符印入
龍湫邊帳幕少憩到聞慶行公封到界進上由咸昌尚
州善山仁同抵大丘本營到營之日大雨水漲艱涉川水
僅僅得達○仁同府使金應祖自謂名官允于分付不
爲奉行 枚擧其由狀
啓罷黜○七月念後發巡由慶山清道密陽梁山抵東

萊倉第以前府使坐待交代猶在任所與之同往展謁
于 始祖墓○統制使柳琳來會釜山館余與統制並
坐北壁而余在東統制在西○自東萊歷金海昌原
咸安漆原昌寧靈山玄風星山開寧還營倉第之行
自東萊過大丘上京○又作巡行歷漆谷義興比安義
城安東醴泉龍宮尚州還營到龍宮之日拜謁馬
山知保等處 先祖之墓○十月初聞清將龍骨大
等偕 王世子到鳳凰城將查上年漢船出來時買賣接
待及丁丑後交通南朝之事推捉崔領相鳴吉及監

司聖徽大提學李植及吏曹判書大司憲大司諫並
即馳往吏判則李顯英大司憲則徐景雨大司諫則
李厚源也平安監司沈演兵使金應海亦在推中
朝廷改以具鳳瑞李時英差爲監兵使下送前
宣川府使李烓被清人拏去云云未數日又聞李烓
供招於清將曰上年接待漢船皆出於其時監司鄭
某分付 清人促令
鄭某急速進來 朝廷以安東府使林墰代余爲監
司馳遣宣傳官以密符 下召使之罔夜馳來臣即

日登道兼程疾馳由水原庭閣入京親舊來見莫不危之前兵使林慶業被清人緊推而逃回不敢

忽聞林慶業到金郊夜半脫走不知去處事機益可憂也余拜辭西行之日 上賜銀子五百兩貂皮耳掩豹皮等物行至臨津江上因譯官徐尚賢內官陸後立出來聞龍將近當還入瀋陽宜趁未離鳳城之前速現以完疾馳尤急自金郊單騎撥馬離京第六日得達鳳凰城柵門外即十一月十三日也唯軍官丁承明隨至軍官李

將從人任成國等領竹李庄後○十四日朝龍骨大等
四人並坐而進余於其前令鄭命守傳語以問曰漢船之
來泊也因 朝廷分付厚待以送云後遇之禮贈遺之
物詳細言之余答曰漢人商船來泊我境而船中
粮盡將不得歸吾於漢人豈忍見其餓死而不救乎
其覓給粮饌皆吾之所爲也前秋李之龍沈天民
潛通漢船之事俺若奉朝令干預於其間則之龍
天民供招於諸大
人之時必有現出之端俺雖欲蔽明其可得乎龍將

厲聲曰——所言何其不實余

又荅曰若謂之身爲監司覓給根資則罪無所逃謂

之奉朝令接待則千萬不然能將等相目而語令余

起去留待於義州余進詣　王世子下處肅拜——

○王世子引接慰諭饋朝

飯出送露宿于中路翌日還義州校擧問答曲折封

狀啓○舍弟以査問使往瀋陽帰聞余名出於李

娃之招書為入來仍留義州以待而

余之入鳳城也亦偕至柵外同還灣上○

十六日朝送別舍弟上京俄而得家書庚午生男

児遇急病十二日化去云驚倒不省久而始蘇聲痛

哭

○余來清國處置之如何還帰遲速有不可期貽

書兩弟使之埋葬已況勿爲過特○留義州月餘閉

戶整坐　　雖淸陰徐都憲李判

書諸長老來見而亦闕回謝○閏十一月念後瀋陽陪

從宰臣狀 啓出來衙門傳言前監司鄭棊更無可

問之事自義州直爲出送云云鳳林大君在瀋中抵

書致賀○待天明即爲登道到順安逢着義州人

自京而還聞義州府尹之父許利川在任所病逝○

在中路聞舍弟爲忠淸監司○離義州七日而入京

脊腫破爛不得詣 闕肅拜具由陳疏 上諭以安心

調理○十二月拜刑曹叅判副望受 點也出謝 恩除

一叅坐衙然後呈辭歸覲在雙阜閑移拜行都承

旨